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青樓夢 第三十六回 悲中喜挹香魂返 意外望諸美心歡

話說拜林收拾殘稿已畢，正待出來，忽見挹香撞進書房，心中□分吃嚇。按定了神，想了一想道：「他在生與我知己，情若同胞，死後諒來總是一樣的。大約戀戀故人，是以一靈不泯，來與我敘舊的。」想到此，便放大了膽上前相見，乃道：「香弟，愚兄正在這裡檢你心愛的詩詞，要替你放在棺木中，以表你平生所愛了。敢是丟不下愚兄，一靈不泯，重來看看我麼？你前者五樁大事，吾日後無有不從，弟請放心可也。」說著抱了挹香大哭起來。

挹香倒亦一陣心酸，潸潸淚下。本要告訴他還魂之事，如今聽了他如此說法，趁著淚下的時節，倒要騙他一騙了。

便答道：「弟自前日棄世之後，終日思兄，被這許多夜又小鬼押解冥司，不由分說，欺侮夜台。這一般苦況，真是不可言宣。最可畏者，遍地泥塗，終朝風雨，神嚎鬼哭，舉目無親。冥君又□分威赫，不肯容情。幸查得弟之生平可以將功抵過，如今在著冥司，無飄無蕩，或在奈何橋晚眺，或登枉死城邀游，那裡有陽世的借了二三知己，飲酒吟詩之樂！」說著，又佯裝下淚道：「今日因鬼卒們不在，偷至家庭與兄一敘，不知以後又要何時相見的了。」說罷放聲大哭

拜林便挽了挹香的手，正欲開言，忽然大訝道：「鬼是冷的，為什香弟兩手□分溫暖？」便對挹香諦視之。

挹香恐拜林疑心，便向地下一蹲，嚷道：「鬼卒來尋我了，從此與君別矣！」說著立起來，睜圓了兩目，伸出了舌兒，搖了幾搖頭，頃刻間披髮踰跟，拜林□分著急。又見挹香往門後避了片時，重復出來道：「好了，好了，鬼卒被我躲過了。林哥哥，我同你去看愛姐姐與四美人去。」不由分說，扯了拜林到宅中來，拜林只得隨之。

行走到廳堂，見眾人不在，拜林大訝道：「做什麼，做什麼？」對挹香看看；又看看房屋，說道：「莫非我在這裡做夢不成麼？」挹香見拜林發急，乃道：「弟因夜台無伴，欲邀你去聚首聚首。我們且到梅花館看了愛姐，然後同往如何？」拜林聽了大歎道：「原來如此。你為何不早一天把個信我，我好料理料理未了的事兒。如今要我去作伴，我也決不推辭的。生既同道，死亦不妨同伴，如此方為知己朋友。不過我家事未曾料理，心中有些不安。罷罷罷，同你去見愛姐，一同去就是了。」挹香聽了大笑道：「好，好，這才是生死之交。」

迤邐行來，已至梅花館，挹香先叫拜林進去。拜林步進梅花館，見愛卿一身豔服，笑嘻嘻相接，拜林此時倒弄得木偶一般，一些頭路都沒有。見愛卿又不帶孝，又無悲苦之狀，心中大異，暗道：「愛姐莫非做了蝴蝶夢中莊周之婦了麼？」又想到：「不要放屁，愛姐豈是這般人，」又想到：「既不是，為什麼這般豔妝快活？」卻未想到挹香還陽。正要啟口，又見秋、素、琴、玉四人皆濃妝吉服而來。

拜林此時忍不住了，便向愛卿道：「嫂嫂，香弟的靈樞停在何方？何以成殮得如此之速？為何嫂嫂穿著豔服，可知丈夫的服制乃是終身服制，如今香弟弟鬼魂在此，說什麼來看了你，要逼我去陰司作伴。」說著便喚挹香，那知挹香的形跡毫無。拜林道：「方才明明同我到梅花館來的，為何此時不見了？」拜林說罷，愛卿方曉挹香沒有說明還陽之事，反去騙他，不禁笑將起來。

拜林益發不懂，便道：「嫂嫂為什麼好笑？」愛卿道：「你們香弟弟已活轉來了。」拜林道：「有這等事麼？我卻不信。」愛卿道：「他不還陽，為何我們穿著吉服？」便細將挹香還陽之事，一一訴知，拜林撫掌大喜道：「謝天謝地，我原說香弟非大壽之人。方才書館中說得□分苦楚，扮了許多鬼臉，又扯我來看你，說什麼生死之交，要我陰司作伴。我怎一時糊塗，想不到此？」

說罷，便出了梅花館，來尋挹香。

卻說挹香扯了拜林到梅花館，明知愛卿要說破的，自己便往園中去尋眾美。眾美人已在春水船守候挹香，看他來了，三□一美你也「香哥哥」，我也「香弟弟」，因為死而復生，更加親近。挹香聽見，連忙趨入軒中，挽了兩個美人手道：「今日與眾芳卿再敘園中，真是出人意外的了。」呂桂卿道：「香弟，你既到陰司，究竟如何式樣？」挹香道：「陰司的景象與陽間大不相同，陰風拂面，鬼哭驚人。我見了兩殿冥君，一乃第一殿秦廣王，一乃第□殿轉輪王。游遍枉死城、剝衣亭、六道輪回之所。最可怕者奈何橋，高有百丈，闊僅三分，下面血污池中，有許多男女沉溺其中。問其所由，說男者是奸臣逆子、污吏貪官，女者是不孝翁姑、不避三光、觸怒神■之輩。墮入此池，永難超出。你們千萬聽聽，不要犯著。」眾美聽了都毛骨悚然。挹香又道：「後來我又至望鄉台，見你們畢集孝幃，引動我思歸之念，被鬼卒推我下台，大呼而醒。」眾美人聽罷，搖頭伸舌，個個稱奇。

正說間，忽見拜林走到，不由分說，一把扯了挹香道：「我同你到陰司作伴去！」挹香道：「去去去！」弄得眾美人愕然不解。拜林道：「如今叫你去，只怕不肯去的了，倒是我拖你在陽世做了伴罷。」便說與眾美知之，一齊大笑。

拜林又謂挹香道：「今日相逢，實出意外。且問陰間之事，究屬如何？」挹香復細細述與拜林，又道：「更有一樁極爽快事。」拜林道：「何事？」挹香道：「遇著秦檜夫婦，萬俟卨、張二賊，被我罵了一回，拳打腳踢了一頓。你想爽快不爽快？」拜林拍手道：「好好好，正合我意。」挹香又說道：「前者與你夢游的月老祠，冥君又著我往那處請旨，幸虧院主賜我仙丹，方得回陽，否則仍舊不能相見。」說罷眾人稱異。

拜林道：「方才愛嫂說眾親朋在著省親堂賀喜，你可去應酬應酬。如今喪事變為喜事，千古難逢，我想不如趁眾親友在此，替你供個壽堂，改作壽事，喚幾席酒肴相款，以博一樂。你想可好？」挹香拍手大喜道：「林哥之言誠是，但依舊要勞你的了。」

拜林點頭應允，一面命人端整壽堂與著酒席，大家稱善。

俄而酒筵已到，正廳上擺了八桌，挹香陪眾賓朋飲酒，曲盡慇懃。握翠園中擺了六桌，愛卿陪眾夫人飲酒。省親堂上擺了一桌，請父母一同歡飲。家人僕婦等俱有酒肉厚賞，一門喜氣，闔宅歡娛。到了晚間，方才散席。鄒拜林胸中萬分樂意，是日住在挹香書館中，與挹香聯榻深談，所以挹香未至梅花館安睡。明日，挹香吩咐省親堂排酒兩席，要與父母妻妾同宴家庭，且聽下回分解。